

北

史

十一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北史列傳八上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閻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相穆二帝招納晉人。相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相帝在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相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相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網，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前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

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凶奴，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相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勲亦攘，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金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



此教人不立  
得因標所  
設附名標傳

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歔歎悲痛煩究載呼  
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  
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  
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  
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肅清竝都亭侯衛  
沈段繁竝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  
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  
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相帝所表授也六脩之  
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  
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竝勇健多計相帝竝以為將常隨  
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相帝未  
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竝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  
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竝為羣情所附乃與劉  
遵率烏丸晉人數万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  
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  
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  
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  
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  
回成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

州文字刊

北史列傳八上

三

莫含用



賜爵東宛侯常與李粟侍宴粟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  
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  
摸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  
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  
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  
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  
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  
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人建  
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為陵江將

州志刊

北史列傳八上

四

義勇

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  
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  
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  
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  
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  
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  
復將大舉以救不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時先是慕  
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  
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 希聞亂走  
去令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敏有智謀謂



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為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從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龍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介頤位魏昌瘦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

信州路修刊

北史列傳八

五

吳甫

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眾中或搗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每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緝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詭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中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之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之歸詐睡不見亦



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其遺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暉儻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述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連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為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

信州刺史

世系存全

六

江表傳

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為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擅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廋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縮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必疑我有內難方寒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

元老賜杖履上殿薨



謚曰莊子多侯龍衣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  
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  
敵取資平定爲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  
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  
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介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  
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龍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慶  
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

路李州

北史列傳八上

七

伯

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  
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  
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  
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  
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  
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  
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關風訓閨門穢雜爲  
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入瑾又  
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  
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



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罵既居大選彌自驕恨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殺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

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曰三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譔笑大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豕地干爲索所縊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又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



此等難堪  
事子之計

令深聿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相穆之時崇少以盜竊  
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  
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  
顯若知之雖刀劔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  
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  
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為逆今  
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  
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  
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

州李

北史列傳八上

九

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  
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剋  
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  
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春妾所識賊皆  
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院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  
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  
立祀子孫世奉焉大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鄉食崇長子遂  
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發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  
於侍中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救離婚  
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



勳著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  
本名石浴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  
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  
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恒州許之泰不願  
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  
朔州刺史陽平王躋為主躋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  
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  
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  
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

出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  
後得還為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  
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  
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闡拔龍襄崇壽少以文藝  
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  
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  
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  
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  
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  
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謚曰文成太武即位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  
 為自道武以來佐命勲臣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  
 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  
 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  
 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  
 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  
 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勲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  
 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  
 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摠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  
 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

本傳

北史列傳八

十一

五

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  
 漠南殄之為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  
 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  
 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  
 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  
 保太后不聽乃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  
 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  
 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  
 及我亦足勝人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  
 共食而令諸父餒餘為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



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  
為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  
曰康無子伏干弟羅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  
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勲德之舊讓而赦之轉  
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羅為刺史  
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  
人詣羅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羅以吏  
人懷之立為表請孝文皆從焉羅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  
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  
羅恩德孝文以羅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

例降王為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羅與潛通  
赦後事發削封為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  
州刺史羅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  
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  
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  
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  
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  
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下自延興  
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下為廣業  
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



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倕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宗郊祠垂惠威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

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下筮又以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餘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



等曰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  
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兼  
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  
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  
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  
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  
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  
紹崇爵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  
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江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  
遭所生憂免君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  
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之明  
領軍元叉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  
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  
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  
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並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  
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  
河陰之害莊帝立亦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  
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  
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劍四十



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鼎往詣紹以紹郡人謂必致  
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王匡坐待之不為動膝樊憚其位  
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  
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  
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祿少卿平  
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  
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  
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  
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  
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害多侯亦見

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龍襲爵陸為公卒子  
弼有風格善自脩直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  
名然而弼已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  
助教弼辭以為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王投泥  
豈能相汗弼曰既遇明時恥沈溫淳會司州牧咸陽王禧  
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為帝所  
知宣武初為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  
書又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  
大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涇陽子拜司衛監從大武  
田崞山有武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



乃過之後從征白龍司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顯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裔生龍襲宗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勦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輩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騶駟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輩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輩輩控

李刑

北史列傳上

十六

伯

其髮落傷其一乳及符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輩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輩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輩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紹伯兒謀反斤



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胡  
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  
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  
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方機拜天部  
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為  
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廢主義。封立其國內。離  
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  
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務表等南征。用表計  
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  
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

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  
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即  
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并  
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  
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  
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  
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  
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  
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  
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其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



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  
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具酒食從駕還京師以  
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  
王後爲万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  
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  
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疆識善於談論遠  
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  
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  
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  
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

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  
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  
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  
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  
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二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  
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  
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  
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節  
号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万餘級餘衆奔走投



沁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父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

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正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号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燕時年七十二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



閉宮門明元在外紹約逼使以為已援外雖從紹內實忠  
款仍與元歷唐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  
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  
賜爵安成公及宋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  
勤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亡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  
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  
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  
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懃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  
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  
王諡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

通鑑卷之

北史列傳全

二十

十一

子捕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賜賻送終禮皆依俊  
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栢氏曰夫生既共  
榮沒宜同沈能殉葬者可任意栢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既  
為安城公後弟隣襲父爵降為丹楊公位尚書令涼州鎮  
大將與鎮副將奚牧竝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  
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  
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暉為苻堅  
所滅屈友父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曜任為妻屈  
仁貴龍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



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遣武微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眾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東西，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比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眾欲脩大嶺山通天門。

信州李刀

北史列傳八

二十一

士堅

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眾心，使人告同築城聚眾，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翼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大倉事，盜官糧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勅不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關，家法脩整，為世所稱。及在翼州，年老煩殖財貨，太興寺塔為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沈勇多智略。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餘人，帝高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為將軍，領兵討屈，原執之，以功



賜爵武原侯如魯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連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讓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万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

信州志列

北史列傳上

二十二

字

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為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頭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頡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眾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史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



中書大人昭威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  
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  
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  
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  
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官軍之警於相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統突鄰部帥匿物  
左統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  
不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  
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士眾服其智  
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為

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吳初熟丞使送  
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  
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  
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禹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  
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  
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  
求其子孫任為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  
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  
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



遣歸是王者  
之度  
殺降是勇將  
之計

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非之還為左大夫建兄迴時  
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  
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為中部  
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  
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  
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  
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  
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阼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  
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  
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

行八年

北列傳八

廿四

臣

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  
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  
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  
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晉麟為主遂  
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  
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  
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大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  
卒翼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  
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蚺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部大官



摠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懇甚  
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  
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為私第別業并為築城即号曰羅侯  
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一十卒謚曰貞子  
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  
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  
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  
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  
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

北史列傳上

共五

五

辟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  
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為王後鎮統万薨謚恭  
王子真龍襲降爵為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  
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  
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  
歲考為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  
績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  
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  
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  
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為內應



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一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  
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  
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為敵國之儀寶責之蠕  
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  
敕寶與行臺長孫子房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  
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  
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為  
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任歷師傳守靖謙恭以此為人所  
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閻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

北史傳八上

廿六

與弟竝為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為內都大官進爵為侯  
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一軍出中道太  
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  
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為  
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  
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台山以告帝錄先帝  
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  
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  
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



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筭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脩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材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跋跋謂毗曰灑此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勸勵令之替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令人告跋跋曰北史傳八上

北史傳八上

廿七

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材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尔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在吐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



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稍遷北  
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道武  
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萇會長死興立因止狄干而  
絕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  
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  
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  
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  
襲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

信州路刊

北史列傳卷八

廿八

童

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粟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粟少辯捷有才能兼將  
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  
多任親近唯粟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  
軍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  
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  
羣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為武牢鎮  
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  
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

今之臣有直駕  
馬一匹者乎



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託咸藉股肱元相穆之  
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  
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絕節所存  
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  
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  
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  
亦尚功世載公卿弈弈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  
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  
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者庸伐臨邊

北史列傳上

七十九

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  
殫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  
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為名將  
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  
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許以  
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  
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  
李粟奚眷有忠勤征伐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  
亦各其命也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校正

兩委之命  
又氣弱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諱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存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

信州志

北史列傳九上

二十一

五

其言雅張  
賦不辱

若飛。王上雄雉，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推轂之苦，輕行遠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自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乏。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執莫能先發，此禦



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六國也  
暨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麻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  
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深越等入講經  
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龍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  
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  
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符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  
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為右司  
馬與張衮等參贊初其慕容寶之末寇也道武使謙告難  
於姚興興遣將楊佛高來援佛高稍緩道武命謙為書遺

洛陽家田

生嘉禾

二

五

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  
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  
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龍襲爵  
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為鴈門大守洛陽家田二生嘉禾  
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  
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為黃門侍郎並  
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收冀州虛  
心禮敬拜陽平公苻郎領冀州從事出揔庶事入為賓友  
眾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



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三佐之才  
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劍及晉判將  
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  
鷓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  
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  
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  
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摠機  
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  
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  
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  
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  
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  
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  
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遂  
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  
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  
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摠而裁之  
以爲末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二十六曹如



陸道之中

今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  
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  
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  
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  
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  
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  
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  
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  
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  
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

北史列傳九

四

舒芳

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太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  
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  
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  
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  
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  
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  
引宏及北新侯安周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  
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  
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  
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



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詔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愛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列傳九上

五

公

自是李鄭居一極人方之士房則有伯仲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認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



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帝令浩推之  
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  
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織書言國  
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  
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  
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  
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面及蠕  
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  
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

信州李州

北史列傳九上

六

子

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  
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苜蓿生  
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  
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  
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  
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  
以糞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  
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



鄧傳守經  
古史同概

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災感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災感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災感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怕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



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搦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真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

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相交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溥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



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

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

乃結蠕蠕替德於姚擲豎小人無

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

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為何將何在何國朕甚畏之

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

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身臣卑人無異望是為

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

信州李刊

北史列傳九上

九

君札

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鳥瀟池

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

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龍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

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

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

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精必非老子所作老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亂先王之教表生所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災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口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傳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万代之令典塞

信州李紳

北史列傳九上

十

君禮

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睿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以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儀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在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悉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事要識吾三目趣崔浩博聞



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垤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  
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  
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  
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再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  
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  
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  
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此其傳九上

十一

五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  
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  
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  
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  
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  
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沁河東走若或  
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  
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  
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使覽



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冠誦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與今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皋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

片州路李刀

北史列傳九 上

十二

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遷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三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城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可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奄擊不意



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麈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嘗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龍衣，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

義也。歲星龍衣，月年飢人，流應在佗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



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念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蒲朝。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

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



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  
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少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封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  
憲駘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  
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  
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  
之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以浩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  
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上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  
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  
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  
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  
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一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  
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  
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  
以託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蒼卒不及束帶



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心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

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言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



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  
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  
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  
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  
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  
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  
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  
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  
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

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  
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  
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  
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  
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  
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  
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  
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  
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書昏星見  
飛鳥墮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

信卒

北史列傳九上

十八

四

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疑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赦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天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

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茲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



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惟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闈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至，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

帝

北史列傳九上

二十一

四

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



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  
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  
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  
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  
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  
雪至夏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  
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  
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北史列傳九上

二十一

海

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  
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  
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  
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  
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  
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  
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  
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



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一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  
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  
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  
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  
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三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  
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書  
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  
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

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  
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  
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  
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  
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  
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  
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  
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夷族之禍  
始此

釋以入八骨  
翻以至東半  
史臣每用報  
石之說昭示  
竹素於子漢  
以下書並足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如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  
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謹  
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  
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  
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  
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中  
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  
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言  
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  
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  
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  
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  
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  
驗初浩害李順其萌成夜夢  
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  
而順弟息號與希出口此輩

世宗本紀

北史列傳九

廿三

吳勇



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惜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  
真不善也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  
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  
能懷至是而族浩既工書又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  
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緹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為摹楷浩母虞羅讓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  
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  
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  
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信州路李刊

世史列傳九上

二十四

江吳甫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以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  
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  
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旦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  
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貨累巨万衣則重錦  
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糝菜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  
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以伏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  
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縣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  
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鐘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  
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



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  
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指行狎特盡  
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  
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  
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  
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  
作侍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  
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摹稱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  
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

名歷位秘書監賜爵具丘侯樂安王軌鎮長安選舊德之  
士與軌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齊南  
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  
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  
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  
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  
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  
武西巡剖乃摠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  
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  
至而卒文感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



寬字景仁，遷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赫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第，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崎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怕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

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龍，共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龍，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肱之逆，敞為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及唯敞妻李氏以



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鎮字公祿奉朝請弟拙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訐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拙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觀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

列傳九

北史列傳九

廿二

五

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授其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



覺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  
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衮為文慕容寶  
之來寇也衮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  
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  
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衮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  
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議拜幽州刺史賜爵  
臨涓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暹蒼晉將郗  
恢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衮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  
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衮衮與盧溥州  
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暹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溥聚黨為逆崔暹蒼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衮年過七  
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  
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  
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龍襲爵臨涓侯卒於  
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  
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  
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  
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  
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  
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



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邠苟初三  
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  
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賈平公謚曰簡長  
子倫字夫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端端主醜  
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吞匈奴  
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  
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  
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王帛之辰  
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  
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  
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衮弟恂

世宗列傳九上

廿九

恂字洪讓隨兄衮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士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  
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儻者唯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  
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  
臯侯謚曰宣子純字道高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



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  
父遺風代子長年為涿州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析家  
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廷長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  
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  
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  
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  
垂之圍鄴以為翼州刺史爵具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  
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遂喻  
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

北史列傳九上

三一

翼曰翼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  
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  
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  
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  
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  
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  
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兗侯好奇與  
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  
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歎惜  
焉子頊龍襄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洋崔暉



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受命作史大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為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為侯卒諡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為大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諡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臨見天文政事

北史列傳九上

卅一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亡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表才策不免其戾君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其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